

明珠浴血记



礼拜六小说

网珠生著

智派

魏绍昌主编

严禁翻印

违者必究

春风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明珠浴血记》又名《人海新潮》，1932年上海中央书局出版。书中通过一对价值连城的明珠的窃取争夺，展开了一连串风波迭出、惊心动魄的故事。原书曾标为“社会奇情长篇小说”，实则是一部扑朔迷离、案件诡谲的侦探小说。作者网珠生，即江苏常熟人平（衡）襟亚，并著有《人海潮》、《人心大变》等社会小说。

目 录

第 一 回	沉沉葬玉红破樱桃 冥冥飞鸿玄虚鱼雁	1
第 二 回	花明柳暗眼眩红绒 云破月来唇焦黑幕	7
第 三 回	萧墙祸起痛失明珠 平地波生惨陈玉体	12
第 四 回	杯弓蛇影饱受虚惊 匣剑帷灯忽添疑狱	17
第 五 回	待阙言愁音传锦鲤 盖棺定论蜕化金蝉	22
第 六 回	著佳话佳人获佳婿 诧奇谈奇病待奇方	27
第 七 回	陋巷寒宵悄追芳躅 情航恨海怒赠老拳	33
第 八 回	苦茹莲心酸流梅子 羊亡歧路免待株林	39

第 九 回	鬼瞰高门争思索 香留午夜共谗行尸	45
第 十 回	映水红灯小舟容与 兴家白手巨憨逍遥	50
第 十 一 回	愿比翼仗剑斗龙蛇 惜分飞寄书鳞鱼雁	55
第 十 二 回	酒肆萍踪须眉巾帽 雪泥爪印禽兽衣冠	60
第 十 三 回	渚上燃犀群魔现影 尊前借箸老马识途	65
第 十 四 回	玄又玄田间逢显宦 险中险窗外伏疑兵	70
第 十 五 回	碧落黄泉请君入瓮 冰肌玉骨何处招魂	75
第 十 六 回	完卵覆巢祸延稚子 僵桃代李辱及书生	80

第十七回	颊上添毫异军突起 目端障翳疑狱横争	85
第十八回	海市蜃楼口头娓娓 云鬓雾鬟画里真真	90
第十九回	月色凄凉神伤旧梦 风光惨黯影乱深宵	95
第二十回	楼中鹤杳江上峰留 弦外音明图间匕见	100
第二十一回	冰心一片梦断阳台 热泪千行珠还合浦	105
第二十二回	管中窥豹乍展春云 颌下寻珠忽飞密电	110
第二十三回	妖氛顿杳铁血余腥 艳魄难苏香笺赍恨	115
第二十四回	紫玉成烟惊看小字 黄粱未熟骇睹行尸	120

第二十五回	一杯酒尽万古愁消 千镒金沉九天影乱	125
第二十六回	萧墙多变祸起奸奴 野道追踪欣逢旧友	130
第二十七回	峰回路转秘窟追踪 水到渠成群凶授首	135
第二十八回	丑态毕呈皮毛未附 惊魂甫定骨肉初圆	140
第二十九回	述往事黑旗翻赤水 幻奇情碧血耀明珠	145
第三十回	仓皇避祸泛宅浮家 慷慨论交开门揖盗	150
第三十一回	剑觅延津心劳二竖 珠还合浦目断分鸾	155
第三十二回	入棺出土误尽白头 买椟还珠腰将碧血	160
编余赘言	魏绍昌	165

第一回

沉沉葬玉红破樱桃

冥冥飞鸿玄虚鱼雁

海市蜃楼腕底忙，黑池吹起血花香。众生生死寻常事，剩得明珠弹小凰。

仙人掌上露痕新，犹记多情是美人。布地黄金填恨海，笑他赤水与珠尘。

深闺泣尽鲛人泪，大海光腾龙女胎。十丈情丝穿九曲，五云深处起楼台。

捷足争先斗智珠，偶霏转眼血模糊。买椟按剑纷纷甚，曾视骊龙项下无。

这四首小诗，乃是书中一位奇人信口吟诵而出。直到现在，这奇人的姓名和行踪，兀自扑朔迷离，恍恍飘忽，像见首不见尾的神龙，令人不可捉摸；但这咏史式的诗句，却感慨万端，言之有物，似乎大可包括本书的奇事。著书的懒得另起炉灶，所以也就趁着这个热馒头，信手拈来，权且充做开场的引子。

却说上海这小小弹丸之地，物质的文明，和人口的蕃殖，在全世界的龙虎榜上，虽然没有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的分儿，论名次倒也不会沦落在一甲十名以外。十里夷场，别有天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可算得是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以外的惟一选色征歌陶情作乐的温柔之乡矣。春江花月，醉到羁人，小海管弦，愁消商妇，试看灯火遮星月之辉，争读楼台幻金银之气，葡萄美酒，芳溢清尊，杨柳柔枝，香分广袖，楚宫则纤腰舞柘，春城则到处飞花，香尘漠漠，甄后之罗袜凌波，玉骨珊珊，阿摩之头颅斫地，下风韩寿，招摇来绣幌之车，前度刘晨，款段走青骢之马，游四姓之良家，玉台共赏，集五陵之年少，宝树争妍，花天酒地，则风月无边，纸醉金迷，则阳春有脚，的确是销魂而又可销金，减愁而兼以减寿的了。然而十丈软红尘中，究嫌藏污纳垢，只有金钱的势力，那有翰墨的因缘，只有势利之情，毫无风雅

之气，只有金山银山和珠宝锦绣堆成的山，恰不见有一片清秀而有生趣的真山真水，而且举头看不见一只得意鸣枝的小鸟，低头看不见一棵有情碍马的芳草。所以上海虽然好比世外桃源，到底只是系人争利之场，却非雅士行乐之地，无论怎样繁华，怎样富丽，从超人的眼光看起来，只觉枯燥得像沙漠，而醜陋得像垃圾堆。可怜一般上海人，穷苦的住在鸽笼式的屋子里，那种凄惨的生活固然不必说，就是富贵人家，也只在铜钱眼里翻筋斗，在煤灰屑里讨生活，看不见一线山水之真，踏不着一片干净之土，如入鲍鱼之市，久而不觉其臭，也真可笑可怜到了极点咧。

闹中取静，总算沪南的香满园还有点花草木石池沼楼台之胜，不愧城市山林之称，虽然面积狭隘，鼻子眼睛都挤在一处，而且过于简陋，愧无邱壑，并不能算是绝妙的园林，但在俗尘扑人的上海滩上，已经是不可多得的了。无奈园址太嫌僻远，交通甚不便利，养尊处优醉生梦死的上海人，除了春秋佳日还偶然肯结伴光临凑热闹以外，或者热天跑去乘乘风凉，若到了冬天，北风如虎，沙尘四起，谁还鼓得起这个雅兴，离开了芙蓉之帐，抛撇了翡翠之巢，到这个人迹稀少冷冷清清的地方来喝西北风。所以香满园虽然是上海唯一的名园，恰还不如各游戏场的热闹，尤其是萧瑟的冬天……

有一年，正当严寒，无情的风伯，铁面无私地送来一阵雪花，把那些房屋树木变成一片白色，如同粉装玉裹一般。香满园里本来没有什么花草，到这时候，愈觉减色，园中的游人，也便像水灾后的难民，不如飘流到什么热闹的地方去了。这夜十二点钟左右，连路上的行人，也不但断魂，而且完全绝迹，园内的电灯，一齐熄灭，只剩路旁两三盏路灯，也因电线被风吹雪压的关系，颤摇摇地忽暗忽明，似乎病在垂危，呼吸告尽的样儿。看守的园丁们耐不住冷，都跑向附近一家小酒店里饮酒御寒。这时夜深天寒，沪南又不比租界里的夜市繁华，小酒店里已经无人吃酒，只有几个制造局里的工人，赌钱终局，捉住了赢钱的作东，在那举杯闲话，见了园丁，都起身招呼，笑说：“天气好冷！”

正在这时候，忽有一阵激促的声音，似乎从园中那边送过来，接着便听得悲声高叫，断断续续的道：“救人呀！……救……人……呀……”众人吃了一惊，再侧耳听时又听得喊救的声音比前更加惨厉而激促了。呼声未绝，便有砰砰的两响像是手枪的声音。园丁早禁不住抛下酒杯，站起身来，向园中跑去。这几个工人，都是少年好事的，便也随着赶来。众人赶到园中，四

下张望，高声喊问，却不见有人答应。恰好雪已住了，天空云际现出一钩濛濛的月儿，映着地上烂银似的积雪，倒也光明如画。大众身边又都带着电筒，格外光芒万丈，照见园中近处的一切，隐约可辨。内中有一个工人最是眼尖，早看见一块假山石旁黑魆魆的一团，好像是一个人的样儿，便招邀众人一齐走了过来，看时，不看犹可，才一看，大家发一声喊，不知高低，原来横躺在雪地里的，是个十六七岁的摩登女郎，直挺挺地，眼见得是不会动的了。大众到此，虽害怕得好一点，却都乱嘈嘈的没有主意。内中有几个人，便忙着去叫警察，留下几个人守着尸首。这几个人就依照地上的足迹，按步就班的去追寻凶手。不一时，值班的巡警来了，见是人命案件，把眉头紧紧皱起，便转身回到区署里报告长官去了。园中搜寻凶手的人，照着足迹一直寻出园后门外一条小河边，便无从寻觅，只得扫兴而返。

扰乱了一夜，天光渐渐明亮，区官已带着检验吏和几名警察，耀武扬威的来到园中，先竖眉瞪眼的将众人呼来喝去盘问了一番，派一个警察监视着退到下面，然后陪同检验吏将尸首仔细验看，原来是一个十分美丽的摩登女郎，身上穿着极漂亮而贵重的衣服，像是大家闺秀，而非小家碧玉，颈上围着一白狐围巾，红睛黑嘴，非常肥大的尾巴，很像一只活的白狐。她脚上套着一双银色的高跟皮鞋，溅满了泥浆儿，一顶粉红色的法国绒帽，已经撒在身旁雪地上，一只手还握着一管三寸长的小手枪，另外一只手弯曲着紧紧掩在胸脯上，胸口着了一刀，深到肺叶边，左肩也被枪弹击破，弹丸嵌入肩骨里，费了好久工夫，方才钳出。最怪的是一捻樱桃红破的朱唇，也被刀尖划破，一直到耳朵旁边，雪地上斑斑点点，尽些些血迹，仿佛鲜红的胭脂水一般，十分娇艳夺目，白狐围巾上也渲染出一朵朵的桃花来。

区官见案情重大而奇突，一时万难侦察明白，水落石出，便吩咐几名警察，将前后园门严密看守，不许闲人进出，恐怕扰乱里面的形迹，一面又命人将这女郎身上仔细搜寻，果然在内衣袋中搜出一张照片和一封情札。区官见了，便向检验吏摇着头道：“胡大海君，这一件无头命案，可真有些棘手，你可有什么妙见么？”检验吏答道：“署长暂请不要着急，我看这事必须要派一两个精明干练的侦探用心侦访，才能够水落石出。我们署内现有的几个探员虽然还好，无奈前天王乡绅家的一件盗案，正由他们努力侦查，现在还没有破案，恐怕难再分心给这件案子效劳，依我的意思，不如另外请一个私家侦探来，将这担儿一齐交付给他，或者可以早点破案，不知道署长的意思怎

样？”

区官点了点头，却又沉吟道：“侦缉队的名额虽多，教他们去办这种事，的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过要请私家侦探，又应该到什么地方去觅宝呀？中国的三百六十行当中，好像没有这一行吧。”检验吏道：“有有，署长可记得从前当过侦缉队领班的李云龙么？这个人非常思想灵敏，手腕敏捷，大家都唤他做智多星，办起来，真个诡计多端，行动飘忽，好比神出鬼没，不可捉摸。自从在我们这里辞职之后，就被租界上拉拢了去，也曾破获不少哄动社会离奇险恶的大盗案和绑票案，因此名气十分响亮，外国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最近他的年纪虽并不大，只因和匪党的怨气结得太深，有了他去，那些坏坯子便心惊肉跳，不能高枕而卧，死无葬身之地，外面风声紧急，形势严重，必定要铲除了他，然后甘心。他也曾发觉，每逢独自在街上行走的当儿，身后总有几个穿黑衣裳不二不三的人，远远跟随着，他知道这碗饭血腥气太重，不好吃一辈子的，好手里已经攒了几个钱，不必定要冒着风险拚着性命去换饭吃，便赶紧借病辞职，洗手不干。不过因为警务当局诚意挽留，情不可却，只得仍旧担任一个顾问的名义，每月坐支干薪，有时租界上发生了重大案件，他也在暗中随时帮忙，并且在四川路附近租下一间事务所，挂上一块私家侦探的招牌。眼前群盗如毛，富翁阔人个个提心吊胆，委托他保护预防和侦查盗案和绑案的非常之多。他的寓所就在南市斜桥附近的湖北会馆左面，署长如果愿意请他，我便立刻去邀他来。他本是本地人，从小生长在南海，关于这一带地方上的情形，格外的熟悉，社会上的各等人物，九流三教，也都没有不认识的。这件案子假使委托他去办，我想一定可以驾轻车，就熟路，比别人要特别便利顺手些。只不知道署长的意思怎样？”区官连道：“好极，好极，就烦你去邀他来谈谈罢。”检验吏胡大海答应一声，便匆匆的出园去了。

这时警署的两个探员，也都闻讯赶来，先向区官约略问明案前的大概情形，便转身去四下踏勘形迹，不多时，只见一个年老的探员宋明，在离女尸十几丈外的雪地中，寻出一个脱了绁的皮包，已经被小刀刺破，里面共有十几块洋钱，一柄掠发的梳子，一枝铅笔，一把牙柄小银刀，上面镌刻着楚生两字，另外还有一本小日记簿，两本香艳言情小说，抛散在雪地上，泥痕沾污了一半。那日记簿上不过记些日用寻常的琐事，并没有可以供给案中做证据的地方，而且后面几页已经撕去，无从查考死者近日行踪，只日记簿上题

明玉纤二字，想必是死者的芳名无疑了。再看那小说封面左上角上，也题着两行上下款道：“嫣云女士爱存。楚生持赠。”众人看了，越发不解。区官也便将方才那封信和像片拿了出来，只见那像片是一个青年学生，头上戴着四方帽子，身上穿着圆领博袖的法衣，是一种博士式的袈裟，——换一句话说，就是袈裟式的博士衣。虽然打扮得尸居余气，依然可以从面目神态中看出是一个英俊秀美的翩翩裘马少年。照片硬纸角上的照相馆招牌，是上海最有名的光影照相馆。再拆开那信看时，上面写的是：

玉纤女士玉案：窃念此书乍入凤眼时，仆已作春明梦里人矣。一昨偶饮狂药，遂呈佗态，甚至出言无状，开罪于女士之爱友，及今思之，犹复惶惶愧汗，弗能已已。故仓卒云行，更无颜至兰阁作别，耿耿之私，度女士或能谅我耳。回忆吾两人昨岁邂逅之初，女士戏持长恨之歌，曼声吟讽嘱仆作和，此情此景，仿佛如昨，而云烟过眼，瞬已成空，刘阮重来，岂复有故路可寻耶。嗟乎！多情余恨，好梦易醒，是非惟魑魅之喜过，亦良由人谋之不臧，众口铄金，至有谓仆垂涎女士家笈阿堵物者，区区此心，惟天可表，怨女士亦必为仆呼冤也。仆今行矣，此后鬢丝禅榻，月暗花愁，踽踽然独往独来，脚跟无线如蓬转，十丈软红尘香玉笑之吴王台畔，将不复见仆之足迹矣。言尽于斯，伏维自爱。 楚生拜上 再女士尚有物在仆手，请今夕相逢于上海之香满园，当敬归赵国之璧，欣还合浦之珠。小影一纸存女士处，便乞拂还，了清手续，永断葛藤，企盼企盼。 楚生再白

这信封上另写一行字，便是由附近那家小酒店里发的。大家看了，依旧毫无头绪。

正在纷纷议论之时，便见胡大海陪着李云龙匆匆走来，区官忙笑脸相迎，握手为礼，口里道：“李先生，这件事可要烦你费神了。”李云龙笑答道：“好说好说，当得效劳。只恐鄙人才疏识短，有负委托。既承署长不弃，敢不敬供驱策，惟力是视。”说罢，回头向胡大海道：“老哥方才所说搜出的一封信在什么地方呀？”区官忙将书信像片和探员寻得的皮包，一齐交付给他。李云龙看了一遍，仍旧还与区官，蹙着眉想了半晌，转身蹲在尸首旁边，从腰中取出一副眼镜戴上，将这死者的伤痕，以及指甲衣物鞋帽，逐件审验了一遍。一忽儿，只见他如同疯魔一般，忽左忽右，忽东忽西，一忽儿跑向假山石上望望，一忽儿又在那血迹上俯身嗅视，再又随着足迹，直寻出

园外去了。众人也不懂他的用意。不一时，但见李云龙兴匆匆地飞奔进来，面上微微现着笑容，又在尸首四周仔细看了半晌，忽一伸手在尸身底下雪泥堆中拿出件东西，递给区官，笑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现在本案总算有一点眉目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花明柳暗眼眩红绒 云破月来唇焦黑幕

话说上自区官，下至探员，正在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的当儿，忽见李云龙笑吟吟地走近来，连称本案已有眉目，不免又惊又喜，或羨或妒，一齐耸肩侧目，留心看他递给区官的东西——实在因为他神情十分诡异，而且说得郑重其词，所以大众不得不特别注意——原来是一个小小的红绒盒子，做得十分精致灵巧，上面装着真金的弹簧小锁，恰并不曾锁上，盒内空空如也，一点儿东西也没有，只有两个赤金托儿嵌在上面，盒面微微有一条手指抓损的痕迹，绒毛便显得高低不平。区官见了，便问道：“这是什么玩意儿？”李云龙笑道：“这便是本案的一个大关键。署长请看，这死尸指甲上的红绒，不是同这盒上一样的颜色吗？我想绒盒里面装的必定是一件什么极贵重的东西，盖关系到这女孩子的性命。这女的也必不是上海本地人，据那信上看来，大约是住在苏州城里的，被人骗到这里，才遭毒手，但不知道是怎样来的。可惜日记簿后面几页，被凶手撕去，无从寻找，或者有重要的记载，也未可知。我方才踏勘这雪上的脚印，虽已扰乱不清，但从其大略看来，这女的同凶手必定素来相识，先后一路走进园来，还彼此对面交谈着。后来凶手陡起恶心，硬用暴力来抢夺那贵重物件，女的明白他不怀好意，便拼命的挣扎抗拒，渐渐力弱不支，只得高声喊救。可惜园外应救的人来得太迟，那凶手倒因这救命的呼声引动了杀人的心肠，一不做二不休，就将这女的杀死。若问当时被杀的情形，必是女的胸前先着了一刀，便高声喊救，一面掏出手枪来自卫，不料一枪不曾打中，自己肩头反吃了一弹，于是倒毙在地下，只知道嘴上何以又被刀划开。署长请看这嘴上的血迹，与胸脯上的血迹，颜色竟然各别，足见得是这女的毙命后再被划开的，依我的愚见，现在暂且把这女尸移送到验尸所，一面招寻尸亲认领，一面暗中访查事由，缉获凶犯。此刻我已勘得凶手是穿的黄色皮鞋，青色外套，那皮鞋的左脚一只已经失去了两枝钉，那外套却被枪弹打穿一处，只不知是左是右。头上戴一顶软胎呢

帽，身高大约在六英尺以上。这人手脚灵便，头颅阔大，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指指甲略长，所用的刀约莫有一尺以外长短，更有手枪一柄，是德国陆军所用的九响小銃，枪柄上镌刻的英文，只看得出冠前的W字，以下的字迹可没法勘清。另外还有一条证据，凶手的西装外套，钮扣是铜梅花式的，大约比双毫小银币略大一圈，这种式样，上海不大有得看见，如果从这一点上留心侦查，或者有一线光明。”

李云龙议论风生，口若悬河，说罢，大众都惊诧不已，只有向他睁大眼睛呆看的分儿。内中一个年轻的探员程不青从旁笑说道：“李先生说得这样活龙活现，必定是亲眼见过这凶手了，就请李先生索兴说出他的姓名住址，我们也好马上便跑去捕捉啊。”区官也不禁呵呵地微笑道：“李先生怎么调查得这样完备详明，倒要请教请教。”

李云龙且不同言，先扯着区官的手，走到那假山石旁，指着一株松树上的枯枝道：“署长请看，这是什么？”区官忙顺着他的手指儿瞧，只见枯枝上的积雪洒落殆尽，和别枝被雪堆得又白又肥的完全两样。区官看了半天，仍旧莫名其妙。李云龙又指着地下教区官细看，只见地下雪迹上面，有一圈帽檐印的痕迹，离这印痕不远，又有一块枪柄的痕迹，印在泥上，正在那块山石的脚下。李云龙又指着假山石积雪上一粒梅花式的钮扣印，向区官道：“署长请看，这不是他的钮扣印么？”又指着地上烧残几缕黑绒道：“这不是那凶手的外套被死者枪弹击碎溅了下来的么？”回身又指着那帽檐所印的痕迹道：“这种帽檐乃极时髦的司丹生式的软胎呢帽，看这帽檐的大小，可见凶手的头寸必定非常阔大，方才可以戴得。至于手足灵便，我初见脚印，已经心中有数。署长请看，这雪地上的足迹，多杂乱印满各处，只这假山石下男女的足迹，一双双，一对对，端端正正的印在咫尺之间，想这女人同这凶手，起先必是好好的并肩偃立着，在山石附近面对面的谈话，后来言语冲突，两下变了面孔，凶手才拔出刀来，向这女的便刺，这女郎倒也毫不惧怯屈伏，忙持枪迎击，两不相下。不过女人的软工夫或者可以把男子弄得颠颠倒倒，硬工夫究竟敌不过粗蠢野蛮的男子，久而久之，她到底被凶手杀死。我方才测量凶手站立的地方，和这女的相离不远，因此便知道这凶手所用的刀，必定只有一尺来长。他一刀正刺着这女的胸前，随后又开了一枪，见这女郎已经香魂渺渺，艳魄悠悠，便将枪放在地下来夺这女的手里的东西，所以地上留有这样一个痕迹，最后见有人来，才匆匆拾起便跑，因此留下许多

形迹，来不及消灭。署长请看，这枪印旁边有一只手爪痕迹，内中两条指甲划的痕迹比较稍微深点，可惜这枪柄上的字迹，被众人的足迹踏乱，看不清楚了。”

李云龙说罢，区官又问道：“尊见十分高明，兄弟不胜钦佩，请问李先生怎么又知道凶手身躯的高矮呢？”李云龙笑了笑，回身指着树枝道：“署长请看，这凶手的帽子，怎么会落在地下？这树枝上的积雪痕，又怎么会洒落得干干净净，与别枝不大相同？岂不是因为树枝挂着凶手的帽檐的缘故，才发生这种现象么？这树枝离地将近六尺有余，我因此才知道凶手身躯的高矮。否则我既非黎山老母，南海观音，又不是身披八卦衣，手拿马尾帚的妖道式的军师，但凭心血来潮，掐指一算，就能够知道过去未来的事么？”说时扬眉一笑。区官方连声叹服。宋程两个包探，也听得只有点头的分儿。

李云龙又侃然说道：“话虽如此，但是这女的足迹，园后面却也有几处印着，而且似乎来来去去的都有。园外草地上，更有一处跌倒的痕迹，偏前偏又有这女的进来的足印，并且好像走过两次，恰并没有出去的足迹，这个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这女的曾往园后跌过一交，转身回进，方才与凶手相遇么？而这女子的足迹，又仿佛印在此手足迹的上面，再加始终只见其入，不见其出，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大众听他说罢，仔细思量，果然觉得事太蹊跷，彼此相顾错愕，无言可答。李云龙也自蹙眉不语。区官便努努嘴，传命移尸，早有各警察簇拥上前，用帆布床将尸体抬出园去。李云龙又谈了几句闲话，便起身告辞。区官叮咛嘱托一番，让他先走，随后也就率同检验吏并探员警士等回往署中。

却说这位署官，姓丁，名剑丞，倒是杭州的一个世家子弟，曾在北京高等警官学校毕业。年纪不过三十左右，吐属风雅，气宇轩昂，学识精深，头脑冷静，与普通的警官，从皮毛到肺腑丝毫没有相同之处。在上海做区长，还不到两三年，上官和同僚，都不禁侧目而视，暗暗称奇，说他是傻子吧，偏偏办起事来非常精明干练，稳妥迅捷，说他是聪明朋友吧，却又不知道观望风色，承迎意旨，只顾埋着头干他的笨活，好比戴了石臼跳加官，吃力不讨好。总而言之，办事太认真，捞钱太不会，太爱惜名声，太忠勤职务，这实在是书生服官的通病，也不但丁剑丞一人是这样。不过别人或者受环境的支配，被习气所熏陶，为富贵所移，威武所屈，渐渐的会通达人情，熟悉世故，抄袭前辈先生的官样文章，服从顶头上司的私人意旨，所以官的出身不

一、而官的衣钵无二。只这丁剑丞好比不可雕的朽木，不成器的顽铁，又仿佛是粪缸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做了几年芝麻绿豆官，仍旧是书生本色，没有学得一点官样，不曾吐出一丝官气，不知道回护同官，不愿意伺候上官，所以官场中对于他，又好笑，又好气，又有些憎，又有些忌，然而有时候究竟必须仰仗这位蠢人去干别个聪明朋友不肯干和不能干、不敢干而又不能不干的笨活，因此倒只得让他聊备一格，文风不动。

这天验案回来，独自沉吟了半天，觉得除了李云龙的一番议论之外，自己依旧毫无把握，便又将宋明、程不青唤来，互相商量。宋明建议道：“署长，我想这凶手必定住在上海，与这女的有密切的交谊，我们于今只要先将这女尸的家世履历和亲戚交游一一查清，这凶手必不难水落石出，或者就是女的腰中照片和写信的人，也未可知呢。”程不表摇头道：“署长，我想凶手必定不是照片上的人。这张照片，就是写信的人——楚生，但不知道这楚生姓什么。楚生这名字又极普通，就想调查，也好比孙悟空拔下来的毫毛，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据我看来，这楚生必定和这女尸深结爱情，因为有许多人从中离间，两下忽然由误会而隔绝。照信上所说，女尸必定有一个朋友——也许是她的亲欢亦即楚生的情敌——与楚生冤深仇重，势不两立，楚生才为此赌气独自回到上海来。但不知这女尸也到了上海，或者就是特地来追寻楚生，也说不定的。总之，无论如何，这女的同楚生必定非常亲密热恋，是一对恩爱无比的小情人。大凡女子的心理，倘是她爱情专注的人，无论什么贵重的物件，甚至连自己的小身体，玲珑而真挚的心，沸热而酸涩的泪，以及最神秘最神妙的灵与肉，都肯甘心双手捧着送将过去，那里会到争夺相杀的地步呢。据我的管见，大约另外有一个人，知道他俩的秘密，而熟悉一切情形的，冒用楚生的名义，假造这一封信，将她引诱到这偏僻荒野的地方，谋杀在园中，也是难料的。我们现在只消权且先去寻找这女尸的家属，细问她生前所交游之人，流连之地，以及平日的性情和行止，大概总有蛛丝马迹可寻，就不难迎刃而解了。”

程不青话未说完，宋明从旁呵呵冷笑了两声，插口驳他道：“小程，你这话错了。试想假使依你的话，这女的与楚生，既然是一对非常亲密热恋的小情人，怎么她连他的笔迹都会不认得的吗？你这话好比自己打自己的嘴吧，简直没法接受。你再想想看，方才雪上的痕迹，这女的和凶手起先分明是好好的，到后来方才变脸争斗，可见这女的同这凶手，必定是像你所说十

分恩爱，方肯半夜三更跑到这冰天雪地人迹不到的地方来，悄悄冥冥，潜潜等等，作片刻的幽会。据我想来，这女的手中绒盒儿里面，必定盛贮的是与凶手两下投赠的恩物，像结婚戒指之类，只因彼此闹翻了，因爱成仇，恩断义绝，凶手痛定思痛，胸膛间满贮着一股怨毒之气，才用计将这女的哄到园中，追还这一件珍物。女的当然不肯，凶手一时之间，或者情有难堪，或者意不可忍，不觉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方才动了杀机。临杀之时，这女的势迫情急，必定高声呼救，同时破口大骂，凶手气愤填膺，好比火上加油，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她的樱唇割破，使她喊不成声，然后将这红绒盒子及皮包中关系他和这女的各种物件一概挟卷而去。照这情形推测，无论怎样，这个写信的人，在本案中必难保其全无干系。我们目下最要紧的任务，就是先将这人侦访出来，其余各种枝节，都可以联带的解决了。我已看出这张照片上的少年学生，乃是苏州东吴大学的服式，只消跑到东吴大学去一问，便可查出这人的根底。”

程不青连连摇头道：“你这话果然不错，但是你说像片上的人就是凶手，我总有些不信。你看他生得这等面目清秀，五官端正，完全是一派温文尔雅，风流蕴藉，敦厚沉静，柔懦娇弱的样儿，而美秀颀腴，倒有几分像女孩儿家，面无私骨，眉无杀气，眼无凶光，怎样能下得出这种毒手，便打死我也不敢相信。纵然一时怒极，竟演出这番惨剧，这相片和信札，也必一一收去，销毁灭迹，怎么反留下这一条大破绽呢？再如方才李云龙所寻得的那个红绒盒儿，我是更加莫名其妙。如果说凶手注意这盒中的东西，那么既然业已夺得，尽可把这盒子收去，为什么又将空盒抛弃在地下呢？如果说这盒子无足轻重，又似乎应该和皮包各物堆在一起，怎么单单弃置在那女的身下，而且上面累累然尽是指爪的痕迹。分明两下曾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死命的抢夺，盒面上才有这鲜明的标识。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一番话，又把宋明问得反舌无声。区官连连点头称是。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